

<<虚荣是年轻人佩戴的一朵幽雅的花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虚荣是年轻人佩戴的一朵幽雅的花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3944185

10位ISBN编号：7503944188

出版时间：2010-7

出版时间：文化艺术出版社

作者：棉棉

页数：17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虚荣是年轻人佩戴的一朵幽雅的花>>

### 内容概要

这里的痛苦、混乱、忧愁，甚至乌托邦气息，都带着一种虚荣。

住在这片海滩，你可以成名；死在这片海滩，你却可以成为传奇。

在发稿前，SPARK杂志终于拨通了棉棉的手机。

电话另一头棉棉依然在迈阿密海滩。

她说：我必须要把自己晒得很真实，因为我要回上海参加青头一在东画廊的个展。

她是直接的，地下的，光明的。

所以我必须是新鲜的。

回国前我必须要在上海晒太阳。

中国有着大量形迹可疑的文艺青年。

而上海缺大海。

在上海我冷得无法呼吸。

<<虚荣是年轻人佩戴的一朵幽雅的花>>

作者简介

棉棉,本名王莘,当代中国新生代作家,曾经的party queen, 隐居在亚文化深处。

1970年出生于上海。

17岁至25岁之间生活极其动荡,去过很多城市,做过各种短暂职业。

1995年回上海养病,1997年开始发表作品,并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个人小说集《啦啦啦》。

代表作长篇小说《糖》,已在法国、德国、荷兰、意大利、美国、西班牙、巴西、葡萄牙、希腊等十几个国家出版。

其小说能集中反映社会时代问题,整个意境灰暗却富有激情,被视为年轻一代最出色的作家之一。

”

书籍目录

1 before2 after

## <<虚荣是年轻人佩戴的一朵幽雅的花>>

### 章节摘录

我们拥抱。

我和奇异果随时随地都会拥抱。

仿佛全世界的人都躲起来了，所有的欢娱都不新鲜，我们各坐在黑暗里没有声音。

从他第一次的出现到他每一次的出现，都让我想和他拥抱。

仿佛他可以看见我的所有，仿佛我可以看到他美丽的飞翔。

好像只要我们抱在一起，就算失去了全世界，我们起码还彼此拥有对方。

这个周末，我和奇异果参加了一个以gay为主的月饼party。

现在不是中秋节，我不知道主人从哪里搞来这么多月饼。

黑胶旧唱片放出旧上海的吱哑软语，暗示着摩登绝望的旧上海一去不回。

奇异果以一种端庄而柔美的姿态轻握着我的腰带着我满场飞旋，我们根本不会跳这种舞，我们在乱跳。

我愿意把奇异果的双肩和头颅看成是我的三盏明灯，这种感觉让我幸福。

他总是可以令我寒风一阵香，他说美只有爱才明白。

从party来，我们去了刚开张不久的DD'S。

DD'S在幸福路上，是上海第一个放黑胶唱片的跳舞俱乐部。

DD'S是那种西方男人和上海女孩调情的地方。

每次去DD'S，我都只是坐在最高的地方看，看老外男人和上海女孩，这里还有很多年轻漂亮的日本留学生。

所有的人挤在一起跳舞，这里的音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喜欢underground--点的舞曲，它们更能够打开我的身体。

记得DJ纽扣说过，其实中国人从胎教开始就underground，可是现在大家都以为自己是白领了！

这里到处都是镜子和红色丝绒，今天奇异果一直陪我坐在那里看，人太多，空气太糟糕，奇异果一直在为我扇扇子。

回家的时候奇异果说今天去你家吧！

我们走在马路上，奇异果说这个城市太晕，24小时都有完全不同的人在街上活动。

我说外滩很漂亮，但藏着很多穷苦的人，这让我感觉混乱。

灰姑娘 奇异果平时喜欢看杂志和不停地喝咖啡。

他做的每一个造型都是即兴的，刹那间的灵感。

他不在乎女人的灵魂，他在女人的身体上创造完美的灵魂完美的生活。

我迷恋他工作时的专注眼神。

他自己也化淡妆，他永远只为自己化一种妆，他相信自己够美，只需几笔就会完美。

而他为我化的妆千变万化，化妆师的颜色把戏，以无孔不入的姿态闯入我的生活，我是他的灰姑娘，他是我的水晶鞋。

他似乎越来越需要我，敏感而又柔情蜜意。

我非常喜欢他这样对我，也很担心。

我才知道奇异果经常会在一些Disco、同性恋酒吧或者在外地找到漂亮的小男孩回来，他会买东西给他们。

我像是跳进了大海，时刻感觉危险。

我又开始到超市买酒喝，我知道这很危险，但我突然就不想控制了。

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，奇异果对男人的兴趣远远超过对女人的兴趣。

没办法，我不可能去和那些有着结实的小屁股的漂亮男孩争什么。

同性恋的世界，我无权描述。

我对自己说你完了你的问题就是你是个女人。

不受控制的酒精和巧克力使我的血糖立刻不稳，我的扁桃腺和眼睛开始出现炎症，我的哮喘病又一次卷土重来。

## <<虚荣是年轻人佩戴的一朵幽雅的花>>

这种事情就是这样，你不听话就立刻给你颜色看。

我知道某种恶性循环又开始了。

我曾是糟糕的“问题女孩”，我有问题是因为我无知而又炽热，我因此燃烧并且展现了我的热量，在最滥的日子里我曾经对自己说滥吧滥吧滥到头了就会好。

我会在刷牙时突然想立刻死去，我会拼命想找回过去所有的朋友，我经常精心策划着如何死去，可最后总是对自己说“想死”只是一种欲求，就像感冒一样简单，它会来也会走。

奇异果的卧室 黄昏，奇异果的卧室，冷色调，他的镜子，是有四个轮子的、椭圆型的那种。我们裸露着上半身，他的左手搂着我的肩，我们的身体靠在一起正对着镜子。

落日 and 上升的月亮给我们带来灰色的光线，我们裸露着上半身一起坐在镜子前。

我们都有一样大大的头，一样的中分长发，直直的、亮亮的，不多不少的。一样瘦长的脸庞。

一样潮湿的大眼睛，一样的尖刻眼神，一样的血糖不稳，一样干燥的嘴唇。

一样的肤色，一样的瘦高，一样突出的锁骨，一样的黑色头发。

我们在镜子里摆着我们的身体，脖子紧张，注视着镜子里自己的表情。

直到夜色来临，直到再也无法准确扑捉镜子里看自己的眼神。

2000年10月11日 今天是Julian自己的party，茂名路出事以前每个星期二他都有自己的party。有密码，每个参加的人都得报密码。

今天打电话来说好久没有开星期二party了，你们来玩吧！

接着他说他找到了新的开party的地方，是龙华机场的停机房。

Julian最近每天都会在外面走，边走边找可以让他继续开pal，ty的地方。

昨天我把他介绍给Buff的。

Buff现在已经完全法克特阿婆，有摇头族用的小房间，有为摇头族设计的凳子和桌子，八十年代办公室的那种，我指着凳子说：他们带着梦来到上海，最后实在撑不下去了，改做摇头吧。

现在这凳子就是他们的梦。

接下来Buff也不做摇头吧了，他们出租场地给人开party。

他们有舞厅牌照，所以开跳舞party没问题。

不过也得两点关门。

Julian说他的房东今天下午问他：飞机场要吗？

如果真的能在飞机场做party那就牛了，谁知道呢？

在party的音乐响起之前，你怎么都不会知道。

DD“S”没有了，Groove没有了，YY“S”没有了，茂名路没有了，摇头吧JBL没有了，卖假名牌的华亭路也没有了。

现在只有Mazzo。

上海从party战争迅速上升到更严肃的战争了——大家都在找地方重新组俱乐部。

这几年大家都在继续DD“S”当年做过的事。

上一副牌里DD“S”是唯一的英雄，它高潮的时间维持得最长。

它够早，够敏感，而且用了火热的红色和暧昧的镜子。

现在是重新洗牌，新的英雄即将诞生。

今天见到了Coco，上个周末他从Mazzo走出来之后就一直没睡过，已经三天三夜了，他写了些诗歌，给我打电话来念过。

S跟他说最近有部电影特好看，是新的，问她是什么，她说是《猜火车》。

我说她怎么现在才知道这部电影？

D说这很正常，因为这里是中国人。

我说我们都知道《猜火车》，除了钻马桶和扔大便它没什么牛的。

Coco说S现在起码已经走出了巨鹿路，起码还知道《猜火车》了。

S在巨鹿路混了十年了，现在一家都是妓女和抽雪茄的生意人的Disco当经理，她每天法克特阿婆。

我们不像小妖怪，她可以一个人走路想一些关于生命的终极问题。

<<虚荣是年轻人佩戴的一朵幽雅的花>>

今晚我们在Mazzo又一次讨论了大家到底为什么摇的问题。

我说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大家做一样的事，所以这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一起摇头。

M说有一天早上六点回家，他的车前面有一辆的士，后面有一辆的士，两辆车里的人都在低着头摇头，除了司机不摇，大家都摇。

Dom说出租车里可能根本没音乐，想一想，在没有音乐的早晨，在出租车里，大家一起静静地不停摇头，那是多么得法克特阿婆。

&hellip;&hellip;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